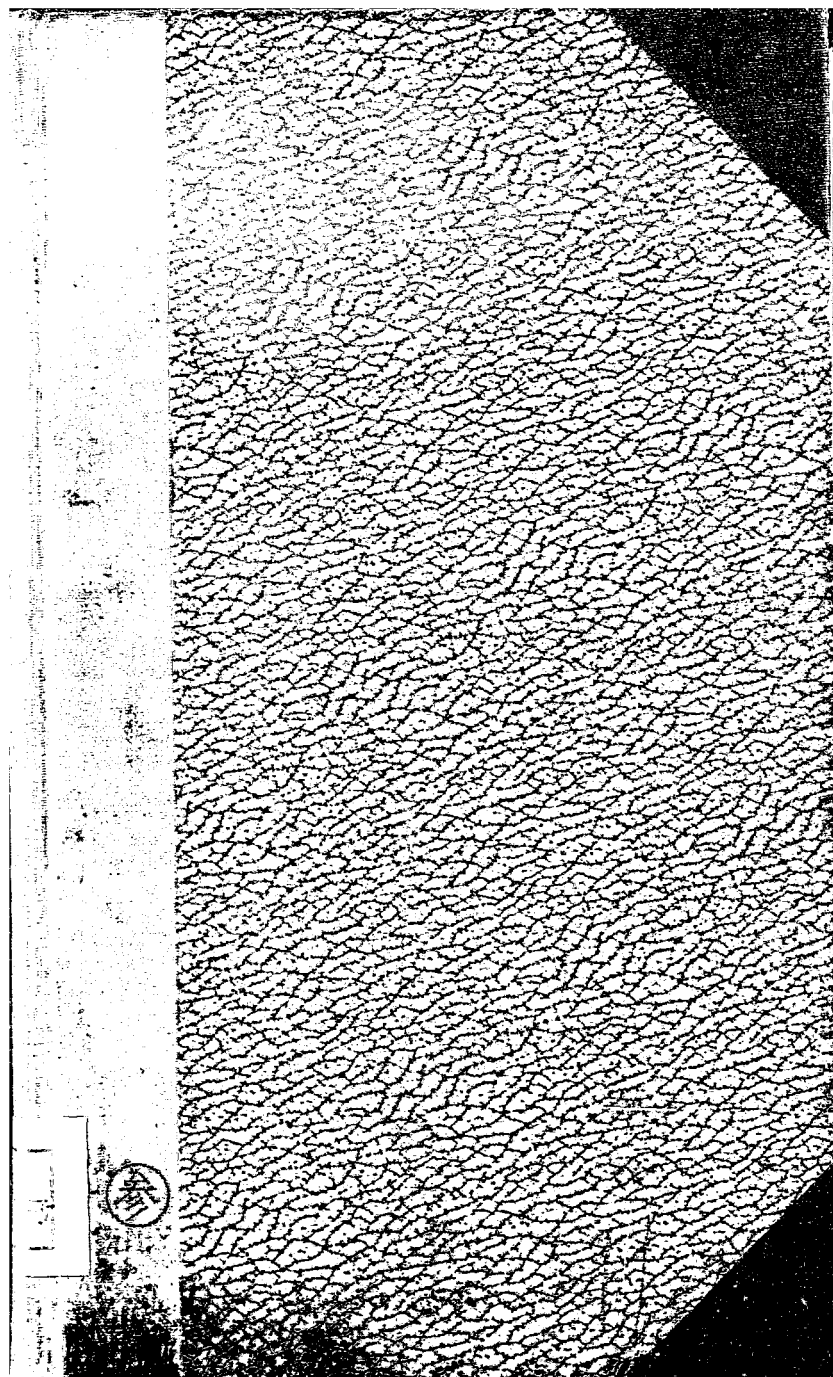




夜宴

李長之作

文學評論社叢書

一九三四

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
李長之贈
國立北平圖書館

信々詩集

禮給

田立此平園如飯

信々
上
一
廿
二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初版
初版二百冊

00113

精裝定價一元
平裝定價六角
文學評論社發行
北平馬圈胡同九號

1942.10.17. 日.

志 奮.

夜宴詩集題記

詩是按年月的先後集起來的，刪去的當然很多，理由不一定是拿得出門來的，總之是自己願意刪去就是了。詩是三十三首，在十七年的有一首：

詩人的懺悔；

在十八年的有十六首：

朋友，

河畔花園，

隣家的小孩兒，

小學校的門口兒，

盼望，

夢裏的詩句，

思友，

懈弛，

魚，

流星，

蝸牛，

風，

懷疑，

環境和意志，

雨水，

日暮的灰褐的雲；



3 0526 7377 3



24896

我在十九年，却像很幸運，沒有什麼詩。二十年也許寫了點，然而記不起了，就算幸運了吧；不苦悶，誰寫詩？——除非有種以詩爲職業的匠人，那就無所謂了。在二十一年，我却又寫了點，現在有四首：

上帝的面目，
思想的桎梏，
詩人的夢和醒，
一隻無能的鳥；

在二十二年，就有八首：

失望，
夜宴，
樂師在那裏演奏，
一個個的人，
心裏的低語，
秋雨之夜，
無題，
自己的歌；

今年，還沒有完，先選上了四首了：

天氣不好的時候，
經東四豬市大街，
中山公園，
草地上的黃昏。

很糟糕，詩似乎還要寫下去。我很意識到我是不能寫詩的，因爲在根性上缺少詩人的敦厚，而且常愛求清楚，也就離詩的含蓄越遠。不過一苦悶，就顛不得了。

以我的詩論，寫出是多事，印出更是多事，在不以我寫詩爲然的人頗不在少，一定更如此想。可是，我顛不得了，一寫詩就不能免俗，索性胡塗到底，我對我的詩，說實話，還並不愛惜。不錯，我的詩裏，沒有風花雪月，沒有香草美人，沒有慣于看舊詩的所要求的山水畫的意境，也沒有普洛，或者布爾，但青年人的要求與苦悶却是有的，這裏我信是有一顆活的青年人的忠實的心；理想的碰壁，靈幻的憧憬，前進的魔障，以及愚妄的壓迫。……還有許多說不清的統繞和糾纏，彷彿在古舊的建築旁一走吧，灰土總是落了一身的，我得要拂拭一下，這便是我的詩。壓得久了，不也得喘一口氣麼，這便是我的詩。想的得不到，得到的給你一個破滅，這就不能不令人作夢吧，在夢裏也許得點慰安，這便也是我的詩。至于在形式上，我是求絕對的自由，在內容上，抽象的觀念多一點，這將是我的罪過，不過，人性的脆弱，溫暖和光明的渺茫，前進就有後退的力量的掣肘，人能不糊塗了而寫詩麼？——自然我還可以席勒的觀念詩作解嘲。

此集敬獻給了解我，或者願意了解我的友人。臨了，又想到，寫詩確乎不是好事情，詩一寫出，就已經在實生活裏是經過相當的痛苦了，那麼，勸我不必寫詩的人，倒也是可感激的了！

二十三年十一月三日長之記

詩人的懺悔

我再不抱甚末野心，
我再不貪甚末闊摺，
我只求單簡地活著，
歸來呀！
歸來呀！
昏亂的擾攘的形形色色的丑角場裏，
清清白白地帶着個心歸來呀！
我認錯，
我懺悔了，
詩神呵，你還令開着擋礙嗎？
你開開你的閨門，收容我吧！
我不演劇了，
我要撕去那還沒畫好的面具呵！
我決意改的了！
請你還給我那原來的耳朵和眼吧，
你可憐我的心情吧，
惟有你能恕我，
我才有勇氣，
別教我無所容于天地之間。

十七，十二，廿五。

朋 友

最縈迴于我底思潮中的朋友喲，
最絞繞于我底心絃中的朋友喲，
真沒想到——
你來了！
沸騰似的熱鬧的言笑裏的中斷，
最神秘的短時的相視，
真有一萬句也道不出的愉快，
又有喜極的悲哀！
你雖然滿滿地被菌樣地侵蝕着，
使我認不清你那將要潰爛的面目，
又使我聽着感到絕望的那不自由的
病態的聲音，
但我一聽見我底朋友底名字，
實際上我底朋友也還有一息的活着，
我只有火燒似的感傷，
但我却仍然有熱烈的同我底朋友在健康時候
一樣的愛着的意識。

十八，一，二十七，濟南。

河畔花園

I

窗前有棵大芭蕉，
又有棵老垂柳樹，
陰深的屋裏，
滿滿的都是縹緲的綠色了；
縱然也栽着百日紅，
開着淡紅的花，
不過太矮，
玻璃上映不着她。

隔岸正種的瓜，
瓜葉芄芄，
好處荷葉。

3

綠油塗着：

用鐵片打成的屋頂

是預備聽雨聲的麼？

8

△ 隣家的小孩兒

隣家的小孩兒才三生日，
搖搖晃晃地唱歌不淘氣，
誰問他的小姐姐兒，
“你弟弟背着個頭枕作啥呢？”
“弟弟要俺做個假娃娃，
怨我手太拙，
做不出麼兒，
把個枕頭當作胖娃娃。”

小學校的門口兒

小學校的門口兒，
準有賣糖的老頭兒，
圍着他，老是
笑嘻嘻地跳着的
鬧成群的小活猴；
我毫沒悲傷地，
覺得那裏也有一個我，
彷彿很容易地，
自他們夥裏，
可以喚出個我。

盼 望

她在河水裏游着，
她底髮，
鬆散地順着水勢流下；
她張了兩手，
放棄了對於兩手的統馭
順了水勢向下走。

水迅急地流着，
她汎汎地游着，
水的下游，
終遇有可愛的水草兒，
她將握着水草兒而停留。

夢裡的詩句

她底愛，
爲什麼不浮在流水上，
漂漂地送過來呢？
——水是沒有空隙的呵！

思 友

你好不好給我
一個
清清楚楚的，
長的
夢？

你爲什麼教我
臨睡時
高興滿腹地，
却終究失望地
醒？

濛濛的小雨來了
天氣好涼快呵，
我不但不能同你看那巍巍的泰山，
也不能同你一塊兒看這丘垤似的佛山，
——佛山濕潤了，
青翠的山色格外深了。

懶 馳

我是受了魔法了吧：
我躺在地上。
我身子仰着，
四肢挺挺地伸張，
變做四個方向不同的河流，
流向不可思議的盡頭。
——我要毀滅，
我要化做水了！

魚

小河裏的網下的魚，
尋得疏漏的空隙逃脫的，
囿囿洋洋地去了；
那硬在堅牢的網底密處撞擊着的，
眼看提網的人兒來了！

璇 星

人家那些星都安靜地照例閃爍着，
單有你，突然間，自己急急地
在他們底下面飛去，
我道你忙的什麼——
卻是趕緊地追到了幻滅。

蝸 牛

一個蝸牛轉着角，
昂着頭，
她左右一搖一擺地走，
一面把步步的痕迹留下。
她儘管欣慰，
她儘管喧嘩，
在別人看去——
她想的，却沒出她痕迹外的生涯。

風

遠遠的樹葉搖了，
那來的不是一陣陣的
挾着清香的
令人涼爽的
風兒，
——那是一根根的顫痛條兒。

懷 疑

我思想這些，
我心如刀割——
星兒閃爍着，閃爍着，
一霎時又飄忽地隕落。
果然認得麼？果然認得麼？
才辨清了，又模糊了，又埋滅，……
了解嗎？還彷彿隔一層膜，
紗樣的薄，
近似透明了，
烏黑黑地，漸漸地，又終於隔絕。
可疑呀，可疑呀，
我們還值得不值得上下而求索？

我思想這些，
我心如刀割——
我見過耀眼的光的劍了，
慢慢地黯淡了，黯淡了，
黯淡的，便更幽黑了、更幽黑，……
終於不會有越亮的利刃兒。
石碑上的盤清楚的筆畫，
苔侵，沙搓，風吹，雨打，……
自能夠讀得出而漸入於濾漫，
那有石匠來，又把石重鐫？
可疑呀，可疑呀，
我們還直得不值得上下而求索？

環 境 和 意 志

他說：

永不許你懷什末希望，
永不許你尋什末逃亡，
你希望，將予你以更重的懲創，
你逃亡，將換給你更囚的地方。
你不必努力什末吧，
時候過了，也不必抱什末後悔，
龜樣的縮頭縮尾吧，
那才是應有的 Normal Form，
又有什麼慚愧？

我說：
我失敗，
我光榮！
我吃苦，
有滋味！
你放心吧，
你不要來誘惑，
我堅信終有我偉大的事業，
終堅信終有人愛我；
我幹我的，
你滾你的！

雨 水

院子裏泥濘着，
小小的一方水，
來一個微雨的滴，
便努力着作出淪瀾。
水紋緩緩的擴張，
它也許正在幻想
處在清淨的寬度的
水溪。

十八，九，十。

日暮的灰褐的雲

周遭裏已經模糊了的狹小的庭院，
女房東還不肯停止地忙她底針線，
老孫和老聶正高興地練習他們才學得的
“霸王別姬”的胡琴，
我却只有呆呆地站着，
偶爾望着
高出於鄰家的濃綠了的樹上的
日暮的灰褐的雲。
奇怪呀，我想到我的家，
也就是這種傍晚，
我每每佇立在門口，
仔細的看來往的車子經過街頭，
惱恨着爲什末還沒有坐着來家吃飯的爸爸。
十八，九，七，早。

上帝的面目

飛沙走石，狂風怒號，
人人覓來的夜叉，
上帝笑了，
上帝自己知道。

血紅的帽，漆黑的袍，
手裏離不了魔杖，
來的上帝，
上帝睥睨自豪。

魔杖一擺，
男女彼此死相愛，
人類自苦惱，
上帝好自在。

魔杖一揮，
人類彼此死相殺，
上帝真快活，
——人類大傻瓜？

哈哈，哈哈，
人們說長道短，
上帝笑了，
上帝自己知道，

廿一，四，四。

思想的桎梏

I

我不願有所思想：
思想對我是種桎梏；
思想是這樣的女郎，
她處處牽我的衣裳。

2

我想靜觀那枝花，
她偏在我耳旁說話，
我要聽空中的音樂，
她偏給我樣樣形色。

3

我想臨流泉暫住，
她不許我腳步停留，
她在催着我向前走：
思想當作步的節奏。

4

我要在飯時休息，
她依然是嗶嗶不止，
她奪卻我舌的味覺，
她同我商量那和這。

5

聽完了她講的話，
卻往往也沒有辦法，
真正看過那些形色，
也每每仍舊是寂寞。

6

我怨她無心騙我，
但她自己就沒有法，
她仍不讓我快溜走，
片刻不讓和她撒手。

7

思想好比位女郎，
她處處牽我的衣裳；
思想對我是種桎梏，
我再不願有所思想。

詩人的夢和醒

他那是詩人的夢，
他可又夢樣的醒：

他再不作詩人了，
他要去爲國投軍：
荷葉是他的盔甲，
他要充斂數百萬的兵。
他騎着的是匹小驢兒，
小驢頸下，嘩嘩的鈴兒；
他要孩子們心愛的糖菓，
常作轟炸的砲彈，
他要在疆場上，顯出他的勇敢。
可是荷葉上的清露，滴下了腮，
他醒了，
他依然流連在傍着曠野的小溪，
徘徊又徘徊。

他再不作詩人了，
他要有遠慮，還想發一筆財：
他拾了些鮮艷的紅葉常作鈔票，

他現在是一個銀行的股東，
他要在紅葉上印就精緻的畫兒，
在精緻的畫兒上，
鏤出愛入愁的心；
——他就要向世間分送，
可是那秋虫驚叫着將逝的美麗的秋，
他醒了，

他依然在無人的森森的林裏，
勾留又勾留。

他不再作詩人了，
他要去作科學家的研究：
長節的大青竹是他的尺度，
他要測量高山，大海，
還有詩人眼裏的宇宙；
他將細細地算出那數字，
他將尋一切局促窄小的人們而告之，
可是初日的光芒直射他的眼，
他醒了，

他見那巧嘴兒的流鶯正致着朝歌的頌歌，
賞歎又賞歎。

.....
.....

他那是詩人的夢，
他可又夢樣的醒。

一隻無能的鳥

一隻無能的鳥，
專會歌唱，
她沒有老鷹的牙，
也沒有孔雀的翅膀。

一隻無能的鳥，
專會歌唱，
她唱那中天裏高懸的皓月，
她唱那綺雲裏將落的太陽。

一隻無能的鳥，
專會歌唱，
她不去爭地下的遺穗，
她仰望着無際的穹蒼。

一隻無能的鳥，
專會歌唱，
她只有聽她自己的歌，
她自己的歌裏，忘了悲傷。

失 望

完全是些五光十色的符咒；
證明了後，
證明了後，
一點東西也沒有；
我才知道
人，
是也沒有血，
也沒有肉。

灰黯，
灰黯，
愚妄的
病狂的
臉上，
掛着
醜惡的圈，
說話是什末聲音？
騙自己，騙人。

廿二，一・五。

夜 宴

一根根的，如
強的
白晝的光，
橫橫地穿來穿去
照耀在臉龐上，
人人的笑意，
像春天裏
明媚的影，
白花花地移上了
亮亮的
髮。

不斷的爆竹的笑；
嘈雜，
澎湃。
像十字路口
梭樣的車，馬，
叫，
叫。

一切沈寂了：
微笑凝了，
紅綠的面孔
像紙剪的
平板的
形。
模糊了，
淡淡了，
什末也消失了，
荒誕的古舊的夢，
黑的回憶的渺茫，
我抓住了：
空虛，
空虛，
空虛，

.....

.....

三月十三日

樂師在那裡演奏

I

男的拉女的的辮兒，
女的打男的的煙斗，
哈哈，哈哈，
響亮的嬉笑；

樂師在那裏演奏。

2

汽車屋外頭馳，
池塘裏蛙拚命的叫，
聒亂的嘈雜的聲；

樂師在那裏演奏。

3

昏昏的入睡的人，
自己拍手，自己驚醒，
不走麼，惰性；

樂師在那裏演奏。

4

走了來了，
來了又走，
黑暗中搖搖的亂晃的影；

樂師在那裏演奏。

5

喝采，拍手，
拍手，喝采，
好呵，好呵，
爲的是看那可笑的樂師致謝，
在台上出來進去，進去出來。

一 個 個 的 人

一個個的人

方的

尖的

長的

圓的

一個個的人

紅的

黑的

藍的

灰的

一個個的人

五角形

六角形

交于一點

平行

一個個的人

忽然

一溜煙

不見

不見

四月十一日

心裡的低語

人必須在形式裏嗎？
不；反正我以為苦，
我決不要一切形式！
我決不要一切形式！
最好像一陣風，
沒有窒碍，
也沒有踪影，
沒有窒碍，
也沒有踪影。

四月廿七日

秋 雨 之 夜

深夜獨坐，
呆看
孤悽的
半隻白殘蠟
搖晃着
沒有聲息的
小燭花。
筆正沙沙地寫，
他——
襲來了
不可名狀的
愁緒…
陷入了沈思…。

陣陣的刺痛裏
雨滴着簌聲
像琴，
伴着的
有——
秋虫的長吟……。
遼遠處
（ 偶而，
渺茫得如夢 ）
幾聲犬吠，
還是耳鳴？

二十二年八月十一日。

無 題

我大的魄力呵，
那裏去了——
回來！回來！
鑽進偉大精神的心核裏去阿，
克服一切呵！

決不怕阻遏！
天賦的聰明呵，
那裏去了——
回來！回來！
能立見事的尖端呵，要立行；
跳出束縛呵，
自由卽自在。

廿三，四，十六，

自己的歌

我不該把自己的聰明新喪，
人縱有毛病，
又何必單單釘于其上？
（嫉恨何如變成悲憫！）
我不該把自己的感情濫用，
該儲蓄着，儲蓄着
用來了解大作家的心胸。
（大作家才是人類中的人！）
天地間最美好的事物。
人不是破壞遍了麼？
不要緊，人不重視的，
我偏不放棄。

星空之夜，
宇宙何廣！
然而我不看起他！
一切儘渺小，
（去他的！）
我也必須
仍是
深深的一個鉅影
在寥闊的漠野上
印出偉大。

廿二，十一，十一，夜。

天氣不好的時候

生命儘如一把枯草，
我願意它
在灰色的空氣裏，
任狂風硬沙
把淚流成了的露珠
凝而爲冰；
我不願意把它
放在
溫暖的廳上，
明淨的案旁，
嵌了青翠的碎小花紋的
瓶裏；
——暴力的摧殘，
我欣歡，我振奮，
我偏不願意
融化在
溫暖裏
變成水。

二十三年二月十四日(陰歷元旦)作

經東四豬市大街

蠢蠢的縛着足，
一群豬；
命已經定了，
喊破生命之力了的哀吼；
有人在惡狠地嘻笑，
拍着豬，
專愛聽那哀吼；
無數的架子上，掛着鮮豬肉，
來往的車子，推着
血淋淋的兩片豬，
提烏籠的閒人
像死屍，又像游魂，
沒有了清早，
灰土的宇宙裏，
污穢，殘暴，愚妄，貪婪者之心，
令人熾怒之火
湧而爲淚。

廿三，四，十六，

中山公園

明媚的春色，
妖艷在柳梢頭：
來往者，
茶座，
喧騰的灰色裏，
邪惡的滴溜溜的
眼睛，
都市病者的心胸。

二十三，四；十六。

草地上的黃昏

厭憎了少數人，
我愛孩子們，
孩子們玩去了，
我沉入於草地上的黃昏。
我眼看着，去了
留戀黃昏的蝙蝠，變了
本來是紅的晚霞的
黑條的雲；
妙峯山上，已透出
成堆的香火，
四面蛙聲裏，襲來了
蒼茫的夜，
我獨自，沉入於
草地上的黃昏。

五月十三日



1-192-10-17. 28.
王老吉.

